

大名府志

大名府志卷之二十二目錄

藝文 頌 贊 雜文

河清頌

鮑照

河平頌

胡旦

起義堂 并序

僧一行

普照寺碑頌

司繼標

徵士頌

高允

郡太守箴

崔瑗

河隄謁者箴

崔瑗

大寶箴

張蘊古

明世宗敬一箴

陳留索昏上里社銘

蔡邕

唐魏博節度使大伾山勒功銘

有序

李沛

大伾山銘

洪經綸

白金泉銘

并序

徐闕中

止戈樓銘

失名

清豐縣彝訓堂銘

宋訥

射圃正己亭銘

宋訥

倉頡廟碑銘

邵寶

元都宮碑銘

并序

朱象先

陽給事誄

顏延年

顓頊贊

曹植

帝嚳贊

曹植

顓頊贊

孫承恩

帝嚳贊

孫承恩

李英公勣

呂溫

張鄒公公謹

呂溫

盧文公懷慎贊

孫承恩

韓新義公擒虎贊

孫承恩

李衛公德裕贊

孫承恩

歐陽學士修贊

孫承恩

宋祭酒訥畫像贊

蘇伯衡

宋祭酒訥贊

彭韶

龍馬圖贊

柳宗元

代黃琬勸申屠蟠應徵

黃忠

示門人書

杜林

上袁譚書

審配

答陳琳書

臧洪

答東郡太守陸士佩書

楊斐

上賈滑州書

韓愈

答魏博田僕射書

韓愈

與李渤書

田宏正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上鄭滑周尚書墀

薛逢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回滑州知郡啟

慶曆三年三月自滑倅
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啟

歐陽修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

熙寧二
年夏

歐陽修

答張無盡居士書

僧報恩

答都憲大洪楊公書

王家楨

寄滑令書

魏允中

蚤虱賦序

卞彬

大衍歷序

張說

吳武陵文集序

柳宗元

說車騎將軍王音

杜鄴

酸棗盟

臧洪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張中丞傳後敘

韓愈

順宗實錄

韓愈

燕將錄

杜牧

罪言

杜牧之

唐滑州新驛記記後

歐陽修

唐田宏正家廟碑記後

歐陽修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記後

歐陽修

漢張公廟碑記後

歐陽修

唐田布碑記後

歐陽修

紀大名守張鄖西公事實

王守素

題盧栢讀書處

劉德新

題河泐袁公崇祀錄

孫奇逢

先後天圖說

楊夢俊

燭影斧聲辯

楊夢俊

上達樓說

楊選

豢龍廟祈雨文

司馬光

祭忠孝祠文

陸光祖

祈雨祭河伯文

區大倫

得雨謝河伯文

區大倫

龍王祠祈雨文

譚慶

初祭八蜡廟諸神文

楊日昇

再祭螺羸大將軍暨八蜡廟諸神文

連登橋落成祭河神文

卽玉帶橋

楊日昇

漳河源流考

賀應旌

編審除餘丁餘糧序

王培宗

奉檄減遞馬序

王培宗

舉行社倉敘

徐謂弟

公舉程王二孝廉殉難揭

朱允哲

議修復廢縣揭帖

蔡汝賢

申革漏弊文

李一鰲

請蠲柳束申文

楊日昇

稟帖稿

楊日昇

請蠲柳束看語

周邦彬

請蠲柳束看語

孔蔭樾

創建廣陽書院申文

顧光

大名府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

雜文

河清頌

鮑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
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勲可謂
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於上下樂登文王之操
稱於昭於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蠙爰定祥
歷書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眚而美溢金石頌
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感歎自我皇宋之

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圍帝寶
燦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
極迄茲三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立澤汪濊地平天成
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
觀英遐外夷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
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奢去甚泰讌無留飲畋不
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炤
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
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
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析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

爵充羅外苑阿統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
利傍贍遐荒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
川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
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
累仍福應尤盛歲宮乾維月遭蒼陸長河巨濟異源
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誠曠世偉觀照啟皇明者
也臣雖不敏敢無言乎乃作頌曰窺刊崩石拮逸殘
竹巢風寂寥羲埃綿邈鉅生大年贍學淵間鞏繡成
景粉績顓軒徒翫井科未覩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
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撥景方塗凌周曠

殷蹶唐轍虞如彼
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
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垓朔南暨
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龜鼎遷宋玄圭告
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徵聖明誰堪皇歷攸歸謀從筮
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
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
思日月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一物有違戚言毀
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饗
祀勤隆耕藉餽耐秋羊封堊春酪嬰耆兼梁鰥寡重
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遵刑清樂鬯風宣分衢讓

齒折訟推出野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焱
鷲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程護周備吏厲乎
端民羞幸覲桴鼓疑埃烽驛垂轡銷我長歸爲農樂
器閩外水鄉鄣表炎國隴首西南渤海尾東北艷艷嶺
丹渾渾泉黑移琛雲■轉準邛棘狼歌薦功鳥譚陳
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斑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
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仁草晨葦德宿霄
映海無隱颺山有黃落牛羊肉首閭戶外拓瑞木朋
生祥禽輩作薰風蕩閨飴露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象
藥匪直如斯偉慶芳■主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

紀闕貺遐年澄波奠嶽鏡流憇山泉室凝澗水府清
涓俛瞰夷都降眊驪瀟朱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
德土風不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潔源濫壑曾是未
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或云何其實鍾我皇聞諸師
說天疏聽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
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訐暮布簡師言盈室歲有綿
祀清崇永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靈根方固修源重
波副睿二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
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繫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
家泰階旣平洪河旣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

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河平頌

胡旦

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
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
我防大惠河豈云敗逆邈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
崇崇海內帝曰守又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
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
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
明明聖功萬代咸則

起義堂

并序

僧一行

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總萬國
一讓於稷高再讓於臯繇稷高先舉彼商與周以之
更盛臯繇後天我國家於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疇
咨審靈命之陰騭非禹以享天而德讓知歷數之有
歸及乎玄元間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統運依清虛
而立法天祚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大造
帝之初高祖誓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
自賢大才胥息惟宮室陂池之好惟沈湎暴慢是保
上帝不歆黎人咸戚六軍踰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
南覆豺狼入邑猘獠爭人黔首囂然方將無訴我高

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
開咸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
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於文祖輯五玉班瑞於
諸侯類圓禋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
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
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
有唐惟天祐於積德非唐求於人庶惟人懷於累仁
當此之時太宗內啟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冑跋履
山川駕英雄而爲奧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
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修德以降命

奉命以造邦源濬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大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列至於文王成之武王啟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於皐繇立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邁德垂裕後昆至於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睿宗新景命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庶其躬稼之績立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其江漢之域義寧大朝羞其牧野之戰故武德中太行出大聲曰唐興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

也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予主鬯煩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非德之能及方將運心於玄妙之境勵志於造化之爐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兩曜仗能爲四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繭田種嘉穀斲雕爲樸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薨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願憑宗祏而效焉癸亥之歲獻

春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緬慕本邦城

郭巋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

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

臨光於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

升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顧懷

於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於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

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姬詠周原而劉歌

沛邑思我烈祖如聞嘆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

之頌頌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

吁彼隋煬其政不獲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臯繇

明刑弼教道尊老氏同玄體妙仁表四乳明融獨照
隨父託心史良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耀天妹作合
日兒夢紹祚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騫飛晉陽
萬夫一心元戎啟行火旗炎炎雲烏洋洋五星迓帝
萬國謳唐天網恢疎王師節制威惟連戮老生摧斃
山祇引軍河龍渡帝涓倉散積離宮弛閉關輔來蘇
遠方咸惠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遷寶鼎唐在璿璣
仗入雙闕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
表正封略濤蕩颺掃霆馳電爍劔不摧弩無再曠
西平汧隴東取河洛杲密德充頭懸面縛北走獯鬻

南達蠻荆遼碣作又梁岐底平風動神行

海隅蒼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誓衆資始天命所起
於胥頌美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普照寺碑頌

司惟標

余生五濁問未了了義簸弄熠精魂是識而非知
識則風輪轉知則入無礙佛性水中月可見不可取
非空亦非寂是有亦是無有有及無無一切總權宜
空以破其執有以破其沉病盡藥無盡摩尼珠圓明
羊鹿豈牛車黃葉非黃金彼不善識者執藥以問病
味不在舌間因甜反得苦忽而反自味而彼甜性在

我觀佛說法語語本來面我以法說佛如數他家寶
我若不退轉亦具有佛性三毒回三聚六識六神通
煩惱作菩提無明爲大知迷卽迷所悟悟卽悟所迷
但須盡凡心別無有聖諦驀然一跳出摸着真鼻孔
踏翻大地塵嚼破虛空影稽首大慈悲六時自惺醒

徵士頌

高允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文
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
之常義魏自神麈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
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

義而至於是一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僑造酬諮政
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
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
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
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以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
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

俱蒙斯

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嬉娛以
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
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

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叙於懷齊衿於垂

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
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
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
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紫氣干
霄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氛克剪妖
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一偃武橐
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
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
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曰陳自東徂南躍馬馳

輪僭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熒單夙罹不造克已勉
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
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棲遲居冲守
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
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
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
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
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
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

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

尚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
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誥尹西都靈恠作
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庶可
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
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
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
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
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
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
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

冥頻在省闈亦司於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
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於高莫恥於
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四儁華藻雲
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
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
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
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
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
義渙此潛文儒道以祈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

偉擢穎聞聞名象魏審審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
矜素而能賁潘符漂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
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
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
翼發憤忘殫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衍於式失不繫
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
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
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在義是教日縱醇醪逾敬逾
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宙彼南
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

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
裳腰紐雙佩終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
借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
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灌爾增
哀

郡太守箴

崔瑗

有羸驅除焚典紀舊蕩滅蕃畿罷侯置守秦發閭左
陳涉奮威楚築乾谿靈王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祇
官之境敢告執機

河堤謁者箴

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
鑿於龍門疏爲砥柱率彼河澣大陸旣礙播於北野
濟濕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澹菑濺
濺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
導非其導堙非其理八野墳淤水高民居溢溢滂
滂屢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
河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處普天之
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無妄是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
於民至明無私照大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
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
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
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卽其糟
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
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
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
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胷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
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
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
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靈
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
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
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永保其終爰述
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
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

明世宗敬一箴

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敬焉一焉
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
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頓殊徵諸天人
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爲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爲大懼
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維何
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於明廷慎於閒居
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
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清虛無欲日新不已
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

貴於忠貞我其在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
君德旣修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
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謨
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
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爲斯箴拳拳希聖
庶幾湯孫底於嘉靖

陳留索昏上里社銘

蔡邕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
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
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

賑土膏恒動於斯祈農又班之於兆民春秋之中命
之供祠故自有國至於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
陽武之戶牖鄉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
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
平之世虞延子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
放字子卿爲尚書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
室以績詔封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毘天子而維四
方克錯其功往烈有常於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
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
善餘慶終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與樹碑作頌

以示後昆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於我兆民
明德唯馨其慶聿彰自羸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
乃世重光元勳旣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庸
神人叶祚且距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刻銘金石
永思不忘

唐魏博節度使大伾山勒功銘

有序

李沛

巨唐興元末下詔徵天下兵將大有事於淮西遲速
等衰於是焉在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
駙馬都尉田公選百金之士馬步五千悉甲而遣委

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符公總之汨
貞元元年春一月畢會於大梁久之未進以其年冬
十有二月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德
郡王沐宋節度劉公申令諸軍曰元兇李希烈渴日
爲惡罔克若天流毒淮右以逆亂干神器以暴殄錯
天命罪浮於瀦宮禍延於覆宗上以德柔之以仁綏
之如豺如狼無革廼心蓋不得已而至於用兵猶尚
盤桓伺其間。豐然後肅將天威勗爾有衆爾所不勗
其於爾躬有罪公由是夙夜祇懼恭行明命長轂雷
野高旗簞雲先次於許之扶溝壓境而守示之以雄

戟勁弩堅之以深溝高壘竊號感之追悔靡及負芒
刺於背生戰慄於股常聳外虞不遑內事三年夏四
月因感生變霜刃竊發身分蔡下首懸藁街浹辰之
間天下如鏡同文共規中外一貫雖虞格有苗軒庭
涿鹿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是過也五月有詔會大
梁洪班爵賞勞以還師餉酒淮海金帛山邱旣酒而
凱歌者動以萬計享畢改乘轅北之信宿而濟洪河
屯大伾洗兵刷馬示以無事卷旗虹藏卧鼓雷伏公
喟然嘆曰昔馬援南征建標於銅柱竇憲北代勒石
於燕然安敢則於昔賢倍多輕於茂實顧謂沛曰此

皇上之威德八座之不績無述可乎沛從軍三年備
覩戎事敢不唯命刊石立銘曰如彼梟獍蠢爾包藏
謂順無益謂逆無傷據山裂壤竊號猖狂地所不載
天其必亡皇赫斯怒詔下萬方徵兵諸侯出師勤王
俾我中司翼爾鷹揚朝濟孟津夕次大梁深溝淮右
高壘潁陽有征無戰神誅鬼殛向化者人覆宗者賊
宇宙混一車書同則振旅闐闐全軍而還昔我往矣
焚舟濟河今我來思策勲銘山山形磅礴河流洶湧
垂聲無窮山河不動

大伾山銘

洪經綸

登於大伾所經過頂坤儀根壓洪河天生忠良
濟物弘多山靈河祇俾環海戢戈

濬縣志右魏博成德幽州等道黜陟使洪經綸題
字如拳大其文亦有小雅衰周之致按經綸在河
朔最任怨心存王室盡見乎此辭矣舊志不載

白金泉銘

并序

徐閔中

茫山之陰洿然一泉出石竅間世傳玉女修真之地
泉之東有巨坂紋如瓦溝號拖裙石而泉獨無名予
慨然援筆題曰白金蓋拖裙著登仙之迹白金寓養
生之道玉女姓氏不顯於世庶因斯名可攷其志尚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民天遠而邇孰云可欺民愚而神虐必害隨我欲斯
仁天理之賦居安資深亦孔之固慢則已失猛則民
殘溫溫恭人格慎在官謙以接人敬以持己合而言
之是謂五美聖謨洋洋惠我無疆尊而行之於昔有
光匪伊治邑實可以相匪伊斯今奕世流芳

止戈樓銘

失名

大名使院之後有樓翼如藏甲仗火器若干前使顏
之曰武庫不佞蓋爽然若刺也夫武庫者漢縣官聚
五兵所也有令司之在未央蓋歷代母改使院何以
稱焉敬爲更而顏之曰止戈戈所止也於文止戈爲

武曰止戈取止勿動也復系以銘其辭曰太行之南
實爲沃區臂魏指趙爰翼上都饗殮鋤耨委蛇襟裾
唯易有言緇有衣袽用除戎器以戒不虞赤堊之精
鞞以歐胡
列五兵利剗蛟菟鬱攸司銛厥明神樞
胡以藏之穹閣彙起衡棟高瘦崇墉周庀包之虎皮
倒載於所夫旣藏只亦永寧只匣有曠缺囊有怨矢
胡弗庸我竟老止此止戈爲武斯義所紀毋佳毋忘
請俟君子

清豐縣彝訓堂銘

宋 訥

三代風俗厚人材美以有家塾黨庠之教况有學乎

後世郡邑視一家一黨其教宜何如哉清豐舊有廟
學煨燼於兵皇上建極之初天下郡縣承制以立學
宮佐其教者訓導是設咸給祿爲養弟子員亦有差
等又立部使者稽考之法以伸賞罰其學六藝學武
學律爲一代典蒞是縣者往往簿書期會爲先務視
學未暇也臨安金侯子肅來知縣事嘆廟學卑陋改
作新之有殿有廡有堂有齋宏麗甲乎隣邑侯爲記
旣刻諸石惟講授之堂名曰彛訓遣邑士竇潛持書
請銘於訥訥惟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

之書之內皆天理民彝物則之所在不可一日而不學也捨此又奚學哉侯名堂於學取九疇之言蓋有志於以吾君爲皇極之君以吾民爲皇極之民俾風俗人材無愧於三代學校人材而後已凡登此堂者貴乎踐彝訓之實不以記誦剝剝爲功而貴乎以窮理修身爲要以近天子之光此又侯有望於清豐之士云銘曰嗚呼九疇皇極中分上天錫予洛書呈文箕子傳周敷言始陳妙矣敷言萬世是遵曰彝伊何在物在人常理何泯曰訓伊何維師惟君大訓孰湮彝訓名堂明道修身以立大本以叙彝倫孝以訓子

忠以訓臣降衷不昧天理常循道德光華庶幾可親
維皇建極歛福錫民維皇作極感化無垠維民保極
五福崇臻奧闡宏綱淺學莫聞敢曰作銘以僞亂真
侯維縉紳志在經綸書事貞石永播英芬登堂勵學
訓告諄諄繼侯來者毋怠咨詢

射圃正己亭銘

宋 訥

洪武丁巳秋四明方叔週來知縣事乃建亭於圃請
予扁以銘之予取射義扁其亭曰正己而爲之銘曰
聖人制禮中正而止養志游神從容循理惟射爲藝
殆非他技可以觀德可以知耻審度在此取中在彼

臨之勿惰立之勿倚儼然其容端矣其視確然其心
凜然其履內外靜專庶爲正己審固不妄可以發矢
兢兢業業慎終於始旣中勿驕未中勿畏持敬習久
功成曷已以藩王國以佐天子無忘侯德勗哉造士

倉頡廟碑銘

邵寶

無錫王侯德爲南樂一年而其政克理乃以餘力重
修倉頡之廟先是廟在墓側今遷於學宮便瞻謁也
廟成樹碑庭中以麗牲焉因刻修廟歲月而屬寶書
之寶未嘗習古文其何敢書准古文變而爲籀籀變
而爲篆篆變而爲隸隸之變爲真爲行爲草由今之

真行草而視古文則遠甚矣然其形聲之類皆頡之遺也雖不敢書其何敢忘贊頌哉夫頡始制文以代結繩萬世宗之則宜祀之奈何后稷以穀勾龍以土萬世通祀而頡也不與嗚呼頡而上有伏羲三八卦文之肇也頡而下有仲尼氏六經文之成也頡之功孰與二聖萬世之人知二聖之功而頡不與焉豈其下於稷與龍哉或曰微頡斯文亦有制者世運之相承不得不然頡奚其功雖然頡爲之是頡之功也况飲食必祭示不忘本古之道也而操簡握管記事立言者獨可以不知頡乎物原其初事究其所從

始頡旣不得通祀茲其故邦廟其可不崇王侯之功
於是爲大矣寶與侯有里閭之雅侯因致書以請曰
銘之何如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維魏之西維衛之
東有神斯宮曰倉頡氏維文之宗相彼鳥跡蝌蚪肇
形侯行其庭慨其蕪落仍而有作作以妥神贊頌在
碑惟頡之功惟天之機惟物之象惟民之宜前羲后
尼建立三極頡於其間亦克有力相彼鳥跡在古猶
今頡神雖亡其存者心斯廟斯享惟頡尚時歆之

玄都宮碑銘

并序

朱象先

玄都萬壽宮卽明道妙成二尊師棲隱之地也明道

郎姓諱志清禹城人生有異徵既長不樂俗務年十
四遇異人托宿於家所談皆方外事又四年遂入道
既冠適京師謁玉陽師執弟子禮自是玄理洞明聲
動四方一時名士多師奉之泰和間還居紅羊山越
三載心光灼然肆口成文皆出世語請益者日衆師
厭之自嵩少歷秦復入鄧居潭者久之與離峰子遊
既而北歸庚寅春達於澶淵弟子妙成等齊戒遠迓
遂憇於通真觀未幾羽化春秋五十有二權厝於觀
之東九年寧神於紅羊從風志也啟函形如生膚髮
無少損時會葬者逾萬人莫不驚異妙成廬墓三年

而後歸妙成世族相臺姓劉名志源少喪父與昆弟
事母孝母終飄然棄俗往來開滑間日一食以敗絮
自裹踐赤趾冒冰雪處之泰然時郎真人居紅羊山
夙慕玄譽遂詣席長跽通所志依止範模躬樵汲不
憚艱苦旣而東郡兵興乃築菴於滑州雙廟頭雖白
刃往來亦莫加害次徙開州雁華臺鑿龕以居猛獸
馴狎寓室右一榆鬱茂泉出其首用之不竭居歲餘
北遊涿郡會長春師北觀還迂於武州長春手賜襪
履及清冷子號自是不徒跣從還燕創觀以居三年
復還通真舊隱後改玄都觀銘曰玄元至道言難傳

至人探蹟開淵源全乃真兮真乃全妙義透出羲皇
前醇精飫世澆漓蠲斯文未喪寧非天赫赫黃金七
朶蓮德化昭著光八埏偉哉明道多生緣體玄底蘊
開真筌四海紛紛蟻慕羶妙成冠出如回賢方當東
郡紛戈鋌荒山豺虎饑垂涎遽然喪予心平平坐化
烈燄爲清泉紅羊地脉長通山高風邈邈誰比肩靈
縱千古遺澶淵符陳善繼思弦玄參差殿閣光且延
黍珠歛爾空中懸淵淵滾滾無窮年豐碑頌德宜深
鑄清芬閱世長綿綿

陽給事誄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以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開釁剝司寇幽并騎弩屯偪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

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殉節在危
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
慰存亡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
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勲苟有於貞
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
典而爲之誄其辭曰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
怨在登賢芟夷致果題於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
舊勲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旣降
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蒙沈毅溫敏肅良
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

王略未恢函陝埋阻灑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
路無歸鞚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陽子
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坳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
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維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
邊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揮軼我河縣
俘我洛畿擡鋒成林投鞍爲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
師老變形地孤援濶卒無半菽馬實卅秣守未焚衝
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饑渴
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經鋒括嗚呼哀哉

費父隕節魯人是志
沂督效貞晉策攸記
皇上嘉悼
思存寵異於以贈之
言登給事封爵紀庸
恤孤表嗣
嗟爾義士沒有餘喜
嗚呼哀哉

顓頊贊

曹植

昌意之子祖有軒轅
始誅九黎水德統天
以國爲號
風化神宣威暢八極
靡不祇虔

帝嚳贊

曹植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
生言其名木德治世
撫寧天地
神聖靈察教訖四海
明並日月

顓頊贊

孫承恩

智疎以遠德深而靜肅清神人民志已正稽天創歷
定時考元夏令式遵後聖善焉

帝譽贊

孫承恩

惟帝聰明知遠察微執中御世仁威並施其德嶷嶷
其色郁郁式修厥身九有咸服

李英公勸

呂溫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爲將與楚楚霸
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蠹東據河洛
婪婪封豕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
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於穴羣穢殄滅

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王
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獫狁雷鼓殷殷旄頭幾殞
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島夷未庭
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
天下旣和解鞍投戈袞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
無玷可磨

張鄭公公謹

呂溫

有倬鄭公侂侂而貞僣僣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
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
以疑以著爲先知是筮是吝鄭公嶷然排闥折著抗

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識順帝之
則以定社稷邾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
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竄古未聞

盧文公懷慎贊

孫承恩

清節鎮俗約已奉公晏嬰儉仁越世則同薦賢讓能
大臣之事隨時功名未足多異

韓新義公擒虎贊

孫承恩

韓公虎臣猛氣橫鷲徂征江南疾捲徑渡執彼國君
若縛狐兔爲時干城恢我王祚

李蘄公德裕贊

孫承恩

風采峻凝經濟自任威攝強藩王靈再振議論侃侃
忠勤孜孜克伐必行賢者之疵

歐陽學士修贊

孫承恩

勛業聞望韓范並馳古文奧學匹休昌黎復三代醇
黜五季陋一代宗工孰居其右

宋祭酒訥畫像贊

蘇伯衡

聖上以國子祭酒滑臺宋公訥忠勤清慎眷遇日隆
嘗命繪公像裝潢賜之公拜受而歸大夫士之能文
章者樂其獨蒙異恩羣臣莫比相與述贊焉既而公
謀於助教朱維嘉曰戚畹之近勲舊之家侍衛之良

藩翰之彥斯足以當不世有之恩顧子何人而亦叨
寵賜天下之至榮至幸無以踰矣托文字昭恩光示
無極烏可後也會伯衡入考春試請執筆焉伯衡故
史氏退伏草萊深恨不得著之簡冊以與說命相輝
映則於公贊請敢不謹書之自古帝王圖其臣者傳
巖之後西京則有若麒麟閣東京則有若雲臺李唐
則有若凌烟閣然其人非相卽將若乃文學侍從之
臣而得此實自公始真千載之殊遇哉是雖皇仁天
覆地載禮遇儒臣罔間將相而公以老成人上蒙主
知膺儒宗文選託斯文之寄非他人之所及抑亦可

見矣且麟閣而下皆在禁近而聖上則出以賜公俾
藏於家旨意之微豈直寵耀一家云爾哉與其使人
想慕而興起孰與使人具瞻之親切朝廷百執事越
在外服及天下之士聞之咸曰吾顏面耳目口鼻宋
公與衆人同而畫像之賜則獨在宋公焉天子非私
宋公也能忠勤清慎而已矣吾衆人固可以不勗乎
哉鼓舞之機於是乎繫焉於戲盛哉此公拳拳報稱
之忠欲伯衡書之而不能自己者也賜像實公召拜
翰林學士之六月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日也後十
一日擢文淵閣大學士而祭酒之命以十六年正月

十有八日下云十八年三月四日前使官臣蘇伯衡
謹贊曰聖皇天開車書大同爰起真儒柄文之重命
掌制詔黼黻華蟲命教胄子登策俊雄人歆其德國
亮其功皇心愉悅俾圖厥容歸賜其家儒者之宗我
來自野載拜於公式瞻丰采離離其風豈非資之既
深而和順積中者耶是以出以用世遂吾道之通也

宋祭酒訥贊

彭韶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
六衛聳聲嚴而有愛樂育羣英乃叙教條爾準爾繩
士皆適用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龍馬圖贊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滑州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藉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當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飛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旣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葆尾童鬣疏紫鱗兮降祥時出瑞聖人兮治理清平和樂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龐道悖還其真兮哀鳴延首慕水

濱兮沛■潛泳旋淪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
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玷厥
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代黃琬勸申屠蟠應徵

黃忠

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
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
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
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
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
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

聞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

示門人書

杜林

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上袁譚書

審配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周

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季友獻欵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今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寐悲嘆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

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
及館陶之役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於之
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
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邱岳何
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
企延頸待望讐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
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
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躬布體以聽
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

珎

答陳琳書

臧洪

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
 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
 雅贖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
 才鈍不足塞語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
 東方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
 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
 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
 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
 算計長短辯論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

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
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
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
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
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
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
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
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
見侵郡將購牖里之危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
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

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賓於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磨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

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肯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

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
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
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
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
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
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
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
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
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

燕薺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
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
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
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
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
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
承璽書與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受
命於君親吾子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
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木同
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荅東郡太守陸士佩書

楊斐

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歷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
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
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
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
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
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
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墮墻填塹亂以收
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

上賈滑州書

韓愈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旣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於鄭之逆

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答魏博田僕射書

韓愈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卽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誤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

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忽奉累
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
德爲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吳滋甚謬承知遇欣荷
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末絲無任馳戀謹因
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李渤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
事者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誠固內自不
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
事復略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

事以古今仁義發爲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爲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冀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爲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爲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獷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思君子降重爲邑人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修擁篲之禮則向之羞姑可

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
虛上倅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
詣者鄙人咏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爲
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爲之或有爲
而爲之旣爲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
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
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
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

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
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
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
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爲聖唐之治興
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
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
子復而行者■而生之冕頓首

上鄭滑周尚書堦

薛逢

尚書筆綜文經機叅武緯虛已應物推誠濟時澄明
而識內融操剗而鋒不露在文宗時以詞藻參近密

峭若孤峰在武宗時以韜略鎮藩維殷然巨防謂往
無不利用皆適時今者急詔徵還開襟待見必當付
以舟楫委之甄陶控濟兆人鎔範庶物益天地之太
和沐唐虞之至化生死幸甚

大名府請首薦張單書

張詠

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某名在張單之右雖未
知實恐揚無量竊以張單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
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
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
畢辭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住在相與探討

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
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
敢僭冒聞於觀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
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辭聞古之得士也鮮
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
先可進也漢定四科叅衆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
部偉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辭者亦取之流於
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
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
生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

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
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以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
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慰通於胸懷因欲盡陳
其愚伏望■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到
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無
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辭不逮於覃也性復迂怪
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未知覃之善
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爲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
之風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
某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

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回滑州知郡啓

慶歷三年三月自滑倅
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歐陽修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凋弊之民方仰思於
惠煦撫綏之術况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
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
日祈聰睿鑒此愚蒙庶所請之曲從卽依仁而有幸
凡云瞻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爲
邦國倍保興居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歐陽修

熙寧二
年夏

右修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遡風千里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臯夔爲百辟之表儀首三朝之勲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遑煖席之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洊饑之後流亡殍踣民未復於故居招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敦道義實出常情辱知己之既深輒忘言於叙感統臨寄重炎■時繁更祈上爲邦家精調寢饋卽還大

用均福羣黎慕爾孤生但同輿頌

答張無盡居士書

僧報恩

西域外道宗多塗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

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
以此論之邪正異塗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
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大極生兩儀一陰
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
萬物則是邪因計以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
三界惟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
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
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旣亡百非斯遣
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
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

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有亦無陰陽不測則是非有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惟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未必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卽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

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以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塗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答都憲大洪楊公書

王家楨

久切渴想以南北修阻未及訊候而心旌不禁向往

也忽奉大札山岳鎮定之槩見於筆楮可爲欽服大丈夫獨行其志但要拿得定做得成利害禍福竟可置不問假如當協院及前兵垣時冒京師寒五日不汗不生矣天下豈必逮繫能傷人哉此處識力知年兄饒有之再以此相勞慰云爾所教云云千里心照計使乎能道之也台體嚴重不敢他及

寄滑令書

魏允中

茂宰風流古今之際言卓魯矣顧皆得之長年積宦習吏事民故所由來非一日也足下英妙而理劇繁騰其治行確然爲古而不爲今此尤難也世學士類

崇尚文詞鄙遺世事弟謂不然夫作數十篇漢文何如剖一疑案吟數十首唐詩何如吐一仁言之爲益乎足下以文學起齊魯間不刻意於世所崇尚而加惠於其所鄙遺足下殆非流俗中人矣然昔之循吏以其悶悶今之循吏以其赫赫者與時合悶悶者與道合足下亦旣辨於斯而弟復云云蓋燕人而指越人故事也鄰壤之人未効寸尺於左右書幣爛焉先施感媿何可言說因風寄謝聊披所見言無可採伏惟明府矜其愚歛之志不宣

蚤虱賦序

卞彬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毳毳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瀉瀆無時恕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搢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勲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

大衍歷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歷

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
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明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
周天之度啟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騶
配甲子而設葦鳳鳥爲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
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
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闕元神武皇帝
陛下欽崇天道眷徽月令受命再新改鑄創歷十有
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
遺式下集太初至於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
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

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大鈞不測之氣盡醜縷於天
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覈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朏
朏糾五精之進退叅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
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
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奏章朝竟一
行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歷陳景善
算趙昇首尾叅玄之言相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
次約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歷經七章一卷長執歷
一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畧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

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究天地神稱制曰者卽

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歷家進對之詞非軒后
至聖不啟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
其間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
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
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
為獻萬壽之新歷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實堂之文
史頒於日歷

吳武陵文集序

柳宗元

博學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漢陽
吳君勗齡長鬣而廣穎好學而能文居鄉寡味嘗不

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是以
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編更
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
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辭賦有戒
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下公大人之義其爲
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文
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出鄉而
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採風陳詩以獻於法宮然
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
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於王而終

式其志嗚呼有可情哉武後又論次誌傳二卷繼述
其官氏及他才行自具三

讀自騷類主首

若 類

第聞人情恩深者其養深愛老者其末詳夫戚而不
見探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

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
又則不然忍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
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
造爲彌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
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域

馬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器所欲寵也將軍
宣手順聖意加異往視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
發由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天祥大鵬之慮而
文十益然陳平共一飯之饋而將相加驩所以雖在
糲糟俎豆之間其於爲國尚優厭雖豈不遠哉竊慕
含章之義與白與內惟深察焉

任職

賦

盟國不事皇綱失統賊臣重卑垂幕縱害禍加
至事虐流百姓大懼論喪社稷勇覆明聖兗州刺史
代豫州刺史仙陳留太守遼東郡太守 廣陵太守

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
君節殞身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辜
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共鑒之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於人心爲虺爲蛇
如豺如虎旣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
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
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
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蹙時危欲其行之速也
亦知諷諫之徼福理迂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

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
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揜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
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
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
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卽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
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
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
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
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
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

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干誠
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於戲先王歸
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佞及
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
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於京師
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於碑誌
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

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
知二公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蟬蟻子之援而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

與慈令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

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汴
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
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
蘭嫉巡遠之聲武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
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
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

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
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
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
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
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
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
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
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
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
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

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讀書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曰

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
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也
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
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
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
云

順宗實錄

韓愈

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
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
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

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棣州
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棣州界討之賊不意
萬福亟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
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
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
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
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
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
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

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以

議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
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
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
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
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
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
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
護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
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
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

喜其如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入障白狼口後將魚
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固
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
伐趙趙城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
言河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或兵
淡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
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來王師取蜀
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
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
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

若師未明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

能不耻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

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

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

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

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

若伐趙則河北義士爲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

臣爲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

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

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

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
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
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
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
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
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
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
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
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
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

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於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

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
醢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代趙屠饒陽東鹿殺萬
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
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
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
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
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
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
之時可爲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
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卒三萬

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
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
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覩可爲彊矣然從史繞壑五十
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
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
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
北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
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漸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
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
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

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
玩之臣顏齒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
與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
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
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
聞先生之言今也幸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
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
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
常往來長安開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徵中
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

罪言

杜牧之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美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
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
爲幽州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
人沈鷲多財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
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
矢德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
以兵當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被弱
雖已破冀其復彊大也并州力足以并晉趙幽州幽

隱憐殺也聖人曰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白後
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
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
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
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
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  關中盡有
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
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
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故隋爲
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

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使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湏回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因頓委四夷因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暍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大使

生人未至於怙秦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
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
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
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
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
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
其他未叛者迎使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
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
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

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
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
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
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
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
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
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
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
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
盟津一百五十里罍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潰

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無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彊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豈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人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

一語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
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
軍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
之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

志

唐滑州新驛記記後

歐陽修

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
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
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
實不知作者爲誰然賈耽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

盛德陽冰此託魴爲涪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
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唐田弘正家廟碑記後

歐陽修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
昌黎集是余爲進士時所有最爲舊物自天聖以來
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
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
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舛
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

妄加改易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多同當以爲正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讐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爲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印本云奉我天命用他本改云奉我王命今碑文云奉我天命與印本同知爲妄改也此類甚多略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唐魏博節度使鳳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
技撰子緒碑節度判官邱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
一子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
二碑皆以緒爲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
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不誤蓋史之繆也
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

漢張公廟碑記後

歐陽修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
不可考究莫知爲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
成文者曰惟和乎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

此知爲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爲張公廟碑矣。又云國無災祲。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芳。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尚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閱謝契丹禮物。遂歸休。

唐田布碑記後

歐陽修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邱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匹夫匹婦其死以戒後世之名。將有甚

不幸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
偉然甚著而市兒里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爲
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
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紀大名守張鄧西公事實

王守素

余初起家杭州司理行部至慈谿晤廉訪鄧西張公
知其賢逮余復除保定司理張公會以大獄謫貳保
定置郡繁值歲饑設法開賑全活三萬餘人後得大
名府志觀公列名宦傳郡人祠之而東明亦特建祠
余徵其故蓋公以嘉靖辛丑出守大名時六月不雨

蝗蟲四塞民大饑公馳赴任由山東曹縣入東明至
司馬集見民之負擔曳車挈老幼而逃者踵相屬也
公問曰何爲若是衆曰皆東明人也公止輿呼而諭
之曰若等何爲而逃衆泣曰東明在大名諸邑中瘠
甚無年者數矣今上之人徵積逋買戰馬視他邑獨
迫故逃以偷生耳公慰之曰我卽汝守也汝等無主
猶嬰孺之失父母今我來矣必有以蘇息汝第還縣
一月而無以救汝者非守也衆皆泣下須臾雨作止
田家呼其平日常役於官者問所疾苦答曰里甲最
重部歲有甲首供事不用者以銀免役曰銀差甲首

公議之甫蒞任卽減供府諸役革銀差不復用取
歲所應數酌定之著爲里甲冊懸以示民州縣不敢
煩役吏胥無所需索歲凡省一二萬金民以安席遂
舉東明流民圖上當道密移庫贖鍰先後輸納
是年秋稅其買馬及大小徵索俟麥登乃行於是流
民悉歸東明始成邑矣壬寅歲撫院劉公以防邊故
移檄大名用丁匠萬人築塞公念饑民稍定而復興
大役民不轉而之他乎遂以饑民狀白之願折銀往
彼僱役而計僱役銀當一萬八千金乃歷查各庫貯
銀可移者得六千金選屬四人往督工比成事尚餘

金平有奇大名不知夫役之苦而民志益定癸卯又大饑公自行各州縣開賑問民疾苦所過鄉村民無老幼皆泣下至東明東明扶老携幼夾道迎且謝且泣公見民就田中掃草子爲食命取其所負者觀之皆黑色與稗同公取緘封呈當道力請罷夏稅至今東明士民建祠學宮云守素曰守令親民本稱父母然能實心誠信以字民者卽史冊不數數見公當饑歲未蒞任而撫集流亡值薦饑而躬馳發粟至其密移羨贖爲民蠲租轉給軍興間并不覺又陰行善於民而不使民知深心實惠卓哉古循良風矣張公名

謙字子受嘉靖壬辰進士請惠政之及一郡者甚鉅
志列名宦傳及馬政志中茲不具論第舉其嘉惠東
明而東明人所以祠諸邑者如此以俟秉如椽者採
擇

題盧栢讀書處

劉德新

孔子思狂士而孟子與以琴張牧皮曾皙實之琴牧
不具論按檀弓載季武子卒曾皙倚其門而歌此豈
可以訓乎而孔子思之何也子嘗推原其故謂皙蓋
以此明其不與於權奸之黨陰得墮都本意惜其以
輕肆出之此所謂不知裁也然孔子又曰斐然成章

焉無哲亦有文章才多所著述而經秦火後不可復
考耶所幸者得聖人爲之師卒不至扞文網罹罪罟
是則聖人誨之之力也會哲而後子於漢唐得兩狂
士焉一曰禰衡一曰李白二子俱以文章名當世而
其妍傲不可一世之氣如搗漁陽鼓折魏武以及辱
高力士使脫鞵事比之哲之倚門而歌者不更甚耶
然俱以此得謫斥卒流落以亡其身吁蓋可悲矣乃
後之制二子稱狂者予又見於明之盧柟柟文章載
藝文集其諸書序詩賦堪與國策離騷漢魏相頡頏
評者已有定論予獨感於所傳二軼事其遊太學歸

也痛哭申考功之第而嘆一代養士之不得其人且
當獄甫釋手械未脫卽毅然與滑令分庭抗禮其侷
儻不羈爲何如耶柵之下獄非其罪祇以睥睨視人
遂爲人所中因擠之事而瀕於死蓋其文章與禰李
同意氣與禰李同而其被禍患亦與禰李同也若三
子者謂非無聖人誦之故三是耶嗟乎狂士之行以
中道律誠無足取然其文有可采而其氣爲不可沒
此不獨聖人之所思亦閱風者之所共思也澹獄舊
有碑書盧柵讀書處歲久而蝕予爲更而表之蓋欲
以此固圉片雖爲謂之鸚鵡沈采石江與禰李并傳

不朽抑亦爲其不如曾習之耳壽於孔子而以饗斯
福也歟

夏河濟京公學記錄

孫奇逢

夏河濟先生學本敬恕不欺滿屋嘗曰居官勿辭乎
卑爲人當求其上窮理務致其極三仕爲令下市告
先師廟曰某從政未及三子壯行有志夫人宗宋而
去其黨惟立誠以三敬求漢而用其醇務明道以立
功次乎大賢當除兩觀之誅其在思慮維豫萊兵之
近可帥步趨聖賢民感之如父母三仕俱未及甚禦
大災捍大患治稱小二說爲家居有書友行年七十

寡嫂特至卒既久鄉人祀之三邑俱名宦其子紳宗
祀錄不佞題之以詩

先後天圖說

楊夢俊

易道之無窮也自伏羲畫卦而後萬事萬理渾然具
備然而猶未晰也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後世無傳焉
至於文王出而演文易道復明周公明爻辭孔子作
翼傳而周易遂大行於世由漢以來師儒傳誦授受
皆本周易考其著述大約因文義以悉事理遵卦爻
以占吉凶而伏羲之易圖之橫圓數之生成位置之
正隅奇偶之配合與夫陰陽剛柔動靜消長之互運

皆置焉弗講予求其說而不得也嘗按圖索之兼取
諸儒之說以參考之始得其大畧焉卦之橫圖則乾
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卦體之立
也規而圓之乾兌離震居圖左順天而行也巽坎艮
坤居圖右逆天而行也故曰易逆數也此卦氣之運
也其數則六七八九十見於一二三四五者五生數
之陽統五成數之陰也皆不離乎中五者數生於五
也以五乘五五八四十也以五乘八八五亦四十也
其蓋才有五河圖之全數也其位乾於南位坤於北

震居東之序下生巽而兌居西之序下生艮而震居東



陰之上生一陽是謂少陽陽之上生一陽是謂太陽
陽之上生一陰是謂少陰四象立矣陰交於陽陽交
於陰而生天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四象
八卦成矣陽剛則動動極復靜陽生陰也陰柔則靜
靜極復動陰生陽也而陰陽互藏其宅矣陽動則長
長盡必消陰靜而消消盡復長而消長循環不已矣
是以極天地之萬事萬理備具於中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此伏羲之易也而文王之易又可言矣文
王之卦猶昷伏羲之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八卦程子
所謂三加一倍邵子所謂因而重之也然卦同而位

不同易乾爲離離火也南方火地其時爲夏故離居焉易坤爲坎坎水也北方水地其時爲冬故坎居焉離得乾位則進震而居東震動也東方春也萬物於此生動焉坎得坤位則進兌而居西兌說也西居秋也萬物之所喜說焉伏羲置震於東北置巽於西南以長含長也文王則退巽於東南巽風也萬物賴之以長焉伏羲置兌於東南置艮於西北以少含少也文王則進艮於東北艮止也萬物止而復生焉進乾於西北者長子代勞父老而退處無用焉退坤於西南者長女任事母老而猶有可用焉此文王之易也

伏羲之易純乎天文王之易兼乎人伏羲之易因乎
氣數文王之易合乎時令伏羲之易混然而無間文
王之易粲然而有條邵子所以有先天後天之分也
學易者不考河圖則無以探易之源不讀周易則無
以盡易之用使由此詳考而深究焉可以知易道之
無窮庶不至牽於文義而拘於象數焉則幾矣

燭影斧聲辯

楊夢俊

史者何傳信也信則書疑則不書其不書何也曰史
之有闕文也闕文尚矣如宋太祖燭影斧聲一事千
載傳疑何爲而不闕耶曰非正史也旣非正史孰傳

之耶曰僧人湘山山野錄也夫山野錄可信乎其云
遙見燭影下太祖取柱斧投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
崩遙見者必有其人見之也旣見其投斧於地又聞
其好爲之言蓋見之親而聞之切也以宮寢密語朝
臣不知而僧人知之史官不錄而山野錄之則山野
錄之可疑不更甚於燭影斧聲耶又云太祖自知不
諱屏去左右欲以後事屬太宗太宗時或離席若有
遜避之狀夫太祖旣以後事屬太宗則天位已在太
宗矣太宗何急不能待而行此大不忍於太祖耶以
臣弑君則不忠以弟弑兄則不義不忠不義桀紂所

不爲而太宗爲之意必以得天下爲幸以有天下爲樂矣乃史稱其在位二十二年仁恕恭儉好文守成天下一統有帝王之畧焉不忠不義之主能若是乎則太宗之無可疑也必矣或曰太祖崩未數月太宗改名改元又致德昭等不得其死以此四者疑之也是又不然夫此四事者太宗顯然行之天下顯然知之議之可也憾之可也胡爲而疑之也疑此四者而遂信山野錄則惑矣不疑僧人而疑太宗則惑之甚矣

元城舊有書院院中有樓子先檄郡守羣多士於中
訓育之迨子按郡之三日拜先師廟謁四賢祠入院
進諸士講經義乃登斯樓四視弘厰旣高且明嘉而
樂焉顧簷柱無扁郡守因請名焉子遂取君子上達
之義扁曰上達樓夫子之名上達者有二義多士之
修養於中也將奚從乎由士而希賢由賢而希聖由
聖而希天此以德上達者也由郡而進之鄉由鄉而
進之省由省而進之朝廷此以名上達者也然達德
者求在在我在我者欲之卽至達名者求在外在外者
有數存焉今日之養多士於其中也固欲實盡其在

我以待其在外者也非專以達名望多士也噫在我者達焉在外者因而達焉上者也在我者達焉在外者未之能達數也於已固無損也若舍在我之所當盡而曲學以求在外之所難必以是而謂之上達則登斯樓也其亦有愧也夫其亦有愧也夫

參龍廟祈雨文

司馬光

昔者聖王設官分職畜擾神物以爲人用後世長業神實繼之知龍嗜慾服事夏后王嘉神勞胙以此土歲祀超忽廟貌仍存闔縣奔走春秋薦獻却災祈福保佑斯人今大夏將盡而歷時不雨穀苗稿死不可

復植倉廩無儲民將何恃民實神主神實民依百姓
不粒誰共神役邑長有罪神當罰之百姓無辜神當
愛之天有甘澤龍實司之以時宣施神實使之稿者
以榮死者以生旱氣消除化爲豐登夫然自邇及遠
柔盛牲酒以承事神永永無斃

祭忠孝祠文

陸光祖

嗚呼忠孝完節世難其雙乾坤正氣萃公一堂父死
於忠子死於孝青天巍巍白日皦皦廟貌旣成俎豆
芬芳格思洋洋在上在旁隍城弗完公昔憂懼今稍
繕修公靈斯慰惟公凜烈千載如存尚祈默相保障

斯民光祖不才守公故境安則師公之盡心危則效
公之畢命惟茲始建祠像謹以剛鬣柔毛奉祀以公
之子死難者配食尚饗

祈雨祭河伯文

區大倫

伏念今年自三月以至五月雨澤愆期恆暘轉亢虐
炎毒蒸灼我黍稷大倫憫惻憂傷如焚如割數月以
來食嘆寢嗟零神靡應叩天罔聞責躬內咎靡所告
訴竊思神爲百川之長四瀆之宗上通天漢下啓圖
書靈分九流德潤千里矧茲東明在百里之內諒亦
神之所庇也用是洗心齋沐越境告神懇祈靈源溥

零甘雨俾黍稷以登元元有養在禮祭不越望大倫
一邑之長敢辱河神第念我民無辜罹此慘毒朝夕
悉痛生不如死今日之事請以身禱天若賜之雨是
百姓無罪俾大倫能復有此邑以撫字此民也其在
今日如其不雨是令長有罪大倫願以身塞無狀請
從此死無使移罪於百姓也亦在今日議不旋踵計
入反顧惟神鑒之惟神賜之祭畢焚投於河再拜祝
曰作吏不公天降我區大倫大罪

得雨謝河伯文

區大倫

供以日者亢暘爲虐焦我百穀有秋絕望民弗堪災

六倫日夜憂懼自惕奉職無狀遺毒我民百姓洵洵
勿憚其死乃越自百里修虔滌志剪髮斷爪身爲犧
牲以癸未之日致禱於河伯之神遽荷昭昭視聽憫
愚矜昧祭畢而雲氣簇返途而鳴雨集比及縣署則
甘澍旋傾滂沱不絕白申及子四境霑足土膏載潤
稿苗載蘇神之報我旣顯且亟矣伏冀今後虐焰頓
消甘雨時降令五風十雨不愆厥候俾甌窶汗邪各
滿篝車則黎庶有生之樂大倫無死之憂潔牲芳醑
是薦是陳敬謝明神惟神與焉

龍王祠祈雨文

譚慶

奉天子命巡歷此邦屬時不雨爲民孔傷夙夜憂疑
祈禱無地詢及於民謂神靈異作文遣官曾叩神祠
獲神之佑雨雪應期茲潔牲醴特爲神酬卽日命工
廟當重修嗚呼神之靈異果有驗夫百姓之言信不
我誣故不敢不謝

初祭八蜡廟諸神文

禡日升

維神職司護稼利民攸食自古在昔祈賽必愆矧報
阜螽害我田穉敢不恪恭以襄祀事嗟茲黎民逢天
不字嘆其濕矣兼遭風毀二麥薄收亦旣勞頓何當
飛螿又爾盛熾螟螣蝻賊將繁厥類百穀函活云胡

可冀初聞茲事終夜憂悸省厥由來必有所自昔聞
賢守飛蝗遠避痛某不德格天無備六事九思未克
厥治五風十雨休徵罔至爰召毒蠹羣飛作祟耗斲
下土傷我秋穗乖氣生苗外覃內壘寧丁我躬毋俾
民匱尚祈神庥赫厥靈異顧隣爲壑惟予實忌驅使
出境猶慮禍肆願言殄滅俾無遺歧庶使秋田咸保
嘉穰瀝悻陳詞不盡懇摯誠禋一縷恭陳薄饋神其
鑒止通靈寤寐

再祭螺羸大將軍暨八蜡廟諸神文

蠢斯薨薨黔首愴忙爰恭明神祈誅孽蝗神不我吐

信宿別翔巡驗苗苗何遽嚙傷幸無大莖荷神降
詎蝗雖遠未殄厥疆民遵舊典演劇載禳蝗飛不到
村氓陽陽迺召優工穆卜以颺用洽神歡和氣滋良
閱今三日神在洋洋載攷邑乘載集耆商僉報明末
邑苦蝻殃當事俎君設位致觴名號將軍螺羸煌煌
維神居歆來格來嘗以赫厥靈黑蜂載揚嚙蝻入土
悉化蜂行三宿蝻盡蜂亦飄亡神護茲土歷用降康
頃觀隴畝復被噬戕亦旣易種蝻不丕昌憂心如惓
中夜徬徨念人曷制維神克防禦災捍患載祀孔彰
虔恭爾奠率由舊章犧牲粢盛敬告肅莊籲諸神聖

其佑此方冀我將軍亟奮騰驤蚩乎發生立顯折殤
螟螣蝻賊俾悉仆僵百穀函活乃求千箱席庇神庥
詎敢忽忘

自序康熙壬子六月飛蝗蔽天爲文致祭不一二
日輒颺去然遺子實繁詢之故者述崇禎末年蚩
災時俎公設螺贏將軍神位於八蜡廟致祭復搜
邑志亦載其事遇災而懼靡神不宗亟循例再祭
而蚩果滅書曰至誠感神豈欺我哉因詳誌以俟
後之君子有所考焉

連登橋落成祭河神文

卷之三

楊日升

於昭明神中流砥柱手挽天河百川貫聚澤利萬物
咸賴恩澍徒枉輿梁維神憑據茲古東昏漆水北注
有橋玉帶城濠接豎先民有作奔趨罔懼庚寅河決
荆隆浸巨閭殫爲河城圯橋仆隍池同流路堤沮洳
二十餘年行人却步今承簡命茲土是馭下車伊
始過此百慮痛我人民跋涉艱怖興思修舉亦越三
序匪繁緩圖工繁費鉅幸歲有秋感神子助地寧人
和物力粗裕經之營之爰就厥緒謹蠲吉辰用之成
路利我攸往通彼行輅率衆告虔明禋達愫牲醴雅
陳歌音就部仰祈昭格尚勿我吐願永安瀾等燕航

渡居人往來病涉永杜北門鎖鑰 皇圖鞏固億萬
斯年思我子婦

漳河源流考

賀應旌

漳河之跡肇於禹貢詳於水經散見於諸子百家其
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爲清漳一出山西長子縣
爲濁漳迤透分流以及林慮北欽山口合爲一故彰
德之西達於磁折於臨漳而汜濫於成安下諸縣也
前則滙渚沁汾潞之水後則集沙滏洺沱之水抵天
津入海其大較然矣自臨漳以上皆山陵坂嶠也
建瓴不可停成安而下地皆平坦故縱其性之所如

而灑漫停泓流斯放焉其經紀於肥鄉也在禹貢自
至於衡漳之說在唐史有韋令防漳之說在宋金元
傳史與學碑有修堤受漂沒之說是肥鄉之有漳水
實與運會相終始者也其去來遷徙不常不見經傳
無從考究自有明三百年沒城者凡五浸城者不勝
書散而波蕩村落者則歲以爲常矣其在唐宋元以
前統臨漳縣東直達魏縣元城之南境正值黃河經
小灘鎮一帶北流漳入則尾閭洩之而其餘支以及
成肥永曲之間其害小及黃河漸次東南下呂梁之
險著徐淮之道通沿黃河舊址淤塞成邱漳咽而不

能洩而禍斯烈於諸縣矣其在嘉靖戊戌由嚮王口
經回隆鎮艾家口入於衛而肥之無漳者十年及嘉
靖癸卯河決磁州以東臨漳以西四十里磁州守秦
姓者曲周人遂極力築務本堤挽河由枯桃園趨蘇
胡寨以還入衛而肥之無漳者十五年及隆慶己巳
決臨漳由成安達肥鄉直繞城下數年而復南徙或
從魏之回隆經元城以達館陶或從花佛堂南決之
濫廣平西南若柳林屯龐兒莊南溫油房等村而馳
之有漳而不甚爲害者又幾三十餘年突自萬曆戊
戌其素所歷者幾成高阜勢不能順流南下始不幾

不復入肥鄉之四境焉萬歷乙巳知縣曹公斯沿城
外一里許創立新堤萬公延措各加增築其外日積
而高其內日窪而卑識者已有沉竈產蛙之慮所幸
蔣公嘉訓周公汝弼皆能頻年陰雨綢繆不至隕越
不料署事者范公應禎以膜外置之壬戌六月肥城
遂遭汎刼之慘不可救藥嗣王公國祚李公春英譚
公誠言相繼修葺十有餘年而迄今屋宇儉陋委巷
空虛元氣尚未大復也其最甚而傷禾殺稼蕩產析
廬四望蒼茫城鄉俱困者一則天啟之丙寅一則崇
禎之癸酉一則順治之甲午以迄今康熙之壬寅皆

奇災也自萬歷戊戌以後其勢常在肥之西鄉自順治壬辰以後其勢常粗肥之東鄉今壬寅突決成安之野莊口繞堤數匝四圍胥化稽天而又有蟻穴潰於北長流迅於西剝膚侵床岌岌難保書奕篇云水以漳名者甚多當陽有漳潏上有漳鄆郡有漳亳州有漳安州有漳皆不如晉趙清濁合流之漳猛而烈狂而肆沮洳而善幻肥何得於漳而自開闢以迄今茲不舍晝夜之如斯也善哉張雪■之言曰成安州者漳之門庭曲周者漳之郵舍而肥鄉者則漳之腹心又曰漳有十功曰獲稔稻曰易膏沃曰填汚下曰

通舟楫曰資蓮藕曰備旱乾曰增林木曰省糞畜曰
聚魚蝦曰廣薪蜀又曰漳有十過曰克城郭曰溺性
命曰阻貿易曰決隄防曰沒村落曰壞封植曰混阡
陌曰傷禾稼曰苦棲息曰悲遷徙功不如過之多功
之及於民者或以月計或以歲計而過之及於民者
則其量十世其量百世也故曰肥鄉之有漳水實與
運會相終始者也道不通乎漕運平江之奇策誰聞
事難資於灌溉西門之顯蹟不著人居僻壤禍慘黃
河敬述近代源流以聽當事採酌其一切利害淤塞
疏鑿防濬見陳公盤防隄議中不錄其自晉代以上

沿革已詳酈道元水經註中亦不錄

編審除餘丁餘糧序

王培宗

子束髮受書究心民瘼而又起家寒士備悉諸艱每
見賦役不均里社破累至有田產轉售之他人而錢
糧累及子孫戶口逃移於他鄉而丁徭分派近屬目
擊心傷拯救無術今承乏南邑適值編審大典簡閱
文簿而有丁無地有糧無地者猶夫曩時所覩也區
覈老弱及貧無立錫者免丁二千七百餘名又細閱
其賦役多寡於地盡而糧未絕者豁免二三頃仍申
令窮鄉僻壤無由上達者絡續自首求免雖不

除之已盡而常留此除不盡除之意與吾民相終始焉後之人嗣續而興者寧覈勿冒寧減勿增庶足以爲樂邑萬世無疆之利也已

奉檄減遞馬序

王培宗

南邑無驛馬而有遞馬驛馬二年一換而遞馬則常設不換謂之長生馬明季坐派里書村民不堪鞭笞徇猾胥代之官給芻菽外又有幫貼疲餓告斃剜肉賠償爲民巨害順治六年縣令蔡公始收養官槽募八爲之後奉部文裁留僅半而繻符絡繹仍大爲民累康熙六年田令備陳疾苦始分別道路凡迂道經

臨概不許供應今馬額設十八匹本縣境內供應走
遞往來不絕又於宣化古北兩處協站芻豢之費十
倍本地秣飼不時驅策不休常致疲殘相繼別市以
補憲臺念協馬苦累爲撥八匹於宣化一處其餘十
匹但留以辦應 大差及本境遞送文移之用向來
民力物力漸覺少蘇矣但馬雖撥去而解支之費仍
動南邑大糧未可謂永除也

舉行社倉叙

徐謂弟

人情不甚相遠也古人逆計乎將來而恒周夫百年
未至之慮今人明鑒乎前轍而每好爲迂濶古人之

談是豈古人之愚而今人之智乎蓋古人見未然事
至有備而無倉猝之患今人忽已然變起莫措而多
苟且之圖天下事大抵類然而其最急而不可不備
者尤在日用飲食之際奢儉風俗之原也余幼而食
貧躬耕負耒明庚辰辛巳間連遭凶荒盤餐粗糲幸
有胼胝餘粒不至卽填溝壑比年來叨廁青紫薄宦
四方一舉筮輒念疇昔雖一蔬一盂不敢有奢華之
想前視學山右於庚戌歲報命旋里適新安崔玉
階先生卜居垣邑幸與蝸居相近先生含真味道敦
朴有古大臣風其封翁白水令式甫先生古貌古心

尤爲一時師表每相見必諄諄抑奢崇儉爲人心風
俗計實與迂拙之性有合會邑侯宗父母茹蘖飲冰
殫心實政勤懷利濟與紳衿相接無不以民瘼風俗
爲念亦足見賢父母表率之有漸也未幾玉階先生
以待讀補官北上余輩時逸式甫先生相期古道亦
行砥礪因與儀部呂翰老學憲邵凌老臬憲杜道老
孝廉張乾老訂舉社倉一事別輸穀爲倉本每人多
或百石少或數十石各隨願方今與成議者已約有
千餘石更捐資六千金置良財穀房屋若干間孝廉
乾儲張君擢爲尤力悉事久則弛屬不佞爲文以引

其事亦可謂見義之勇信道之篤矣不佞不敢以不
又辭竊思社倉與常平義倉廣惠倉預備倉等載在
典籍者久矣但常平廣惠預備之名 朝廷行之今
天子冲聖愛民之勤捐賑屢下賢公卿饑溺由已其
爲常平等倉已次第舉行獨社倉之說旣與里社之
義相關且朱晦庵先生退居崇寧於乾道四年遇民
艱食舉行社倉曾借本府倉米六百石貸與饑戶至
冬收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歛散至十有
四年除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現在聚積米三千
一百石是古人之行而已效者也今與社倉約者計

穀千餘石已逾晦庵借米六百石之數且公所貯積
己有其地倘先生長者樂義捐輸更相鼓舞由城中
以及四郊由四郊以及四鄉建立社倉其本旣多其
息益溥遵古人每石收息二斗逐年歛散遇小歉則
蠲其息之半大歉卽盡蠲之行之旣久息到十倍更
不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假使凶荒游至一鄉數
十里之間人不缺食旣無轉徙死亡之苦卽年歲順
成出其充裕亦可助死者之棺木資病者之醫藥給
產者之餽粥則慈惠所及里爲仁里將來百姓無不
爭蓄積敦節儉而厚風俗胥可由而致幸勿迂視成

法以余言爲好名也則幾矣

公舉程王二孝廉殉難揭

朱亂哲

竊照世道之所以不晦者賴撐持於綱常綱常之所
以不墜者藉維持於節義矧國運當板蕩之會人心
適披靡之秋苟邪正不明身家縈念疇能從義若渴
甘死如飴如舉人程見周王良翰其人者兩生接踵
負才名夙擅人傑之譽後先掇巍科不愧蘊藉之稱
當逆焰東侵僞官流毒兩生盱衡時事便懷以身許
國之忠及天兵奏捷僞官思遁兩生感憤興懷遂
倡率士從王之舉况郡檄遠布屢申擒僞之文潰兵

迫臨人抱風鶴之恐呼吸安危間不容髮亦云殆矣
兩生諧紳衿而定盟倡大義以遏奸僞謀旣窮衆囂
旋定而衙蠹大憝初附僞令以作奸繼恐勢失而賈
禍遂廣布黨羽密樹聲援以圖反噬兩生以激烈負
氣遂爲縉緞所先貝錦一成雉羅遂罹及被收之令
一出而惡黨蜂擁勢如虎狼露刃驅迫無異囚纍蓬
首繫縛擊朴俱下時白日昏沉市肆駭散未抵公門
蚤已膚裂髮禿肢殘體憊矣對簿之時毫不爲挫嚴
刑訊拷詞氣彌雄兩家資財頃刻立盡悉充私橐而
族姓廝養無不株累池魚之殃幾遍一邑時羣奸必

欲立斃二命一快私憤下獄之後卽絕其飲食未幾
愆患僞令勒令自盡兩生當絕命時談笑自若神色
不亂北拜稽首曰吾爲忠義而死夫何所恨 天兵
不日下臨必能爲我殺賊以雪寃浩然長往吾事畢
矣獄卒皆爲垂泣卽古之膺滂碎首喬固捐軀未有
並其慷慨儷此從容者矣時值酷暑暴尸不收羣奸
索其重賄始許藁葬郊原嗟哉何其慘也兩生半綸
莫縮一命未膺止以積憤難平孤忠莫展而虎尾旣
蹈鴟惡遂張備歷艱楚以罹於凶而同盟紳衿或三
木囊頭瀕死得脫或萬里投荒杳然未返或犯羣小

之鋒或膺首事之害然未有如兩生之禍極節著者
也今 聖明啟運首旌節義公道大明羣奸敗露豈
宜使抱節烈士覆盆未雪慘死孤魂幽滯莫慰恐亦
天地之憾也某等患難同嘗徒懷先事之憂隱忠不
舉難逃後死之責是以不避威嚴冒干鴻造伏乞垂
恩電鑒念兩生苦節慘死久寃未白轉申上臺詳覈
題奏厚其贈卹永以俎豆寧第資其正氣以扶世抑
且表厥孤節以教忠所裨益於新政者非眇小也

議修復廢縣揭帖

蔡汝賢

查得本府初議裁併大名縣治爲念水災之後物力

不勝少示休息之意今據重遷之民戀戀不舍猶有
故土之恩誠在兩難均非得已竊照濟天下之事以
人爲本幹天下之蠱以順爲先考之民心旣有不欲
則縣之宜復而不宜併明矣况該縣先奉張副使憲
牌催理前事已將廳治學校城門漸次修舉權集人
民專候明文至日估計定奪知縣李本意雖住府城
一應民情政務并上司文移俱未敢廢弛當於本月
二十五日奉文回縣專意興復舊治招復流民等因
回復外再照本官心雖無窮力則有限凡事草創未
能頓復前規若蒙允許動支無礙官銀或聽自行設

處將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庶大名無縣而有縣小民無主而有主矣

申革漏弊文

李一鰲

查得本縣賓興大典每年止編銀三十八兩三年共銀一百一十四兩俱候本府賓興取用卑縣賓興未曾編銀每遇大比遂出票派及船戶出銀三十兩大戶出銀六十兩車戶馬頭出銀一百一兩共計銀一百九十一兩以完賓興之費卑縣看得派銀之後須用一票差一役此中已需索多端况船戶以渡口度生安能辦此豈無臨時借貸先期囑眉者卽大戶坐

檣收糧日費自給而遭此無藝之征亦稱苦矣且科及車戶馬頭載在何典卑職近查各里書手除條鞭算足外各有飛灑懸吊并無糧地畝數不等每年可共徵銀六十六兩七錢三年共該銀一百九十八兩作為賓興之費又念本縣正科舉二十名及遺材貢士并府學生員係大名縣籍者約十人通作三十人之數舊規每名五兩今本縣添加六兩府學每名一兩五錢今本縣添加三兩此外花紅酒席等件共用銀止一百八十兩聽府賓興取用其車戶馬頭船戶大戶俱應革去不派分毫以蘇民困蒙府准行今立

一木榜以便永遠遵守

請蠲柳束申文

楊日昇

看得牛市屯決口爲山東兗州府曹縣地方與東明相距往反數百餘里頃奉河憲檄行道道轉行職派備柳枝十一萬五千束事干河工重務敢不凜遵竭蹶趨事以應急需無奈東明九邑自罹兵燹之後又疊經河水滄荒逃亡殆盡廬舍傾圮原野蕭條寸土皆荆棘之區百里無盈把之木卽今哀鴻方集鳩形未甦嗟嗟子遺蒿目腐心誠鄭圖所難繪而賈淚所不勝墮者也適聞派買柳枝一事合邑紳衿黎庶驚

惻然狂奔走如驚痛哭流涕環聚滿堂泣稱東明地
並無蓄柳此十餘萬束之柳枝從何措辦更值道途
遙遠裝運艱難若必責以採辦合邑士民立見有死
無生矣職再三慰諭採買柳枝一定銷算錢糧搬運
裝載自有給還腳價事關河務未可推諉其如堅稱
本縣四境柳植實稀此盈千盈萬之數無處採買若
不及早呈明卽合邑人民累死俱不足惜恐致遲悞
河工罪更不小衆口一詞哀號不休職再四查訪本
縣境內委難採買實非推諉况今旱虐雖不成災而
正供亦難完納以哀鴻稍集之地方而責以盈千盈

萬之柳束重以累百累千之車輛凋敝之餘何能堪此重困職非不知河工緊要所關甚大卽以遲悞獲罪固不足惜第身爲民牧豈可立視殘黎苦填溝壑而隱痛壅於上聞此所以不禁大聲疾呼爲合邑生靈請命於憲天之前也以憲臺素軫民瘼久切痾瘵伏乞俯察羣情迫切恩賜轉詳總督河憲或槩賜蠲免或速賜減派則柳束有易協之工而子遺免逃亡之嘆億萬殘喘皆再生於憲臺之筆端矣

稟帖稿

楊日升

高天在上有急必呼職謏劣匪材謬任殘邑待罪兩

減焦勞萬狀伏見民生之倒懸與事勢之窮蹙未有
如採買柳枝一事蓋東明地方先年兵燹之後疊遭
黃水衝淹四境盡屬汪洋草木無不茁翳樹植最少
年來士民雖稍息喘驚怖未定卽間有栽插廕柳寥
寥無幾茲者奉派柳稍竟有十一萬五千束之多將
通縣遠邇鄉村盡行剪伐必難足溢萬盈千之數又
况水路不通無舟可載計此十一萬五千柳枝非數
千車輛不能裝運今東明合邑鄉村車輛不上數百
實難速爲神運鬼輸之計查順治十一年間前任知
縣楊素蘊亦曾奉有估計大王廟決口工程錢糧事

一案時派東明柳枝四千束楊令曾詳免二千束查
底稿有云每束通計費銀二兩有餘通盤打算總計
得銀八千兩等語職細繹原稿以四千束柳稍需費
銀八千兩則奉派十一萬五千束不幾費銀二十三
四萬兩乎本縣每年額徵錢糧不過二萬三千餘兩
今計所派柳稍卽以十年錢糧尚恐不敷嗟此子遺
以十餘年之額賦責令一旦完納士民之不容不逃
里催之不得不死者勢必然也驚心駭目慘苦莫甚
此合邑紳衿里老所以同聲疾呼哀籲而奔控也職
深念億萬生靈繫茲一事且今歲旱魃肆虐止有四

五分之收成未敢冒請蠲免目今錢糧方苦追呼不
前乃忽奉此掣肘之憲行士民側耳側目咸有相率
逃亡之意職情深永火正捨地呼天之時故不禁灑
淚瀝血泣懇老大人崑爲合邑請命至職他日或以
奉行無狀坐罪違悞一已功名俱不足恤但身爲民
牧豈忍視其苦痛而不上告憲臺軫念民瘼素切
痼瘵伏乞大施弘仁恩賜諄切痛陳地方苦楚并士
民急迫情形亟爲咨明總督河憲俯鑒輿情轉懇
免改派附近出柳州縣採辦應用庶俾子遺不致眞
溝壑合邑生命實憲臺再生之也

請蠲柳東看語

周弘彬

看得牛市屯決口工程緊急自應凜遵但查順治十一年間奉前任總河部院楊分派大名一府河柳數止一十萬束維時分行十一州縣起運全完故易爲力今歲開州元大南清滑濟內魏八縣秋旱爲災民不堪命業經備詳報院彙疏入告現今鳩形鵠面之民扶老携幼告厥告罄號泣盈庭此分派之決不能行也夫以二十萬之柳束數倍往昔責之疲敝不堪之邑官民束手紳士咋舌况查牛市屯離東明二百里離長垣二百六十里途路遙遠車輛無出職

府徒博一己之功名而民精盡於上聞義之所不敢
由也仰懇憲臺軫念民艱或邀恩免派或迅賜酌減
庶鳩形鵠面之遺黎不致立填溝壑已爾

請蠲柳束看語

孔胤樾

看得時當河決百姓有陷溺之苦其派柳築堤爲一
勞永逸之計在憲臺軫惜地方至深切也初大名府
屬長垣東明各派柳一十一萬五千束念兩邑凋敝
之餘物力告殫亦何能膺此重役此士民皇皇所以
有呼天而號父母之請也繼蒙憲臺重念民瘼准先
解一半數萬蒼生無一不舉手加額頌仰憲臺之厚

澤深仁勉編氓之急公趨義疲筋力而鮮怨雖典鬻
而不辭據各縣申報業俱解一半如憲諭之下頌矣
但念亂離之後民生實蹙節年勤儉稍可存活如病
中新起之人方且日服參苓望其漸進於康和若遽
投之以芒黃將見元氣之不可復充而舊病之當再
劇也倘蒙憲臺垂憐殘邑并豁其餘庶二十餘年之
休養不至一旦而盡棄兩邑赤子免溝壑而登衽席
統在憲臺之開恩矣

○ 繩河羅 此據詳頭運已經解工其二運柳束如

○ 詳免解以寬民力

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爲

聖主之樂育已深人才之造就宜亟乞建書院以昌
文風事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據縣屬紳士
馮世榮王嵩年李琬韓秉銓等呈前事呈稱竊惟絃
歌雅化首重孔門學校賓興備詳周代宋室有書院
之目爰佐泮宮元朝崇山長之稱聿興講舍良以富
庶之後詩書之誦讀宜勤醇樸之餘禮樂之甄陶難
緩也維此清豐實屬畿輔人稱才藪李氏世擅雕龍
名著詞壇鼉家夙稱霧豹迨後徽音少替芳躅將微

牽絲作宰誰開潘岳之花懷筆登壇孰夢景陽之錦
今者荷

列聖之深恩際百年之盛治閭閻風動人人慕匡鼎
之解頤歌詠雷興在在鑄賈島之遺像然而詞須體
要思尋指授之方學貴耑精尤望觀摩之益可不爲
之擇立師傅振鵝湖鹿洞之風羅致英賢作鳳起蛟
騰之氣者哉况乎近奉

恩綸特頒新典遠崇兩漢試用五言近採三唐體分
八韻經學之休聲已播白首研摩詞章之美跡方興
青衿踴躍乃生徒椎魯競病難諧士子耑矇仄平未

協蜂腰鶴膝之矩獲大費推敲鼠牙豕首之歌謠允
宜追逐榮等誼關桑梓思棫樸之作人志切松筠欲
梗楠之遍地雖當年舊制義學猶存而此日新規詩
教尤亟朱提白鏹願踴躍以輸將彤管青衿亦懽欣
而輻奏蓋經營者幾及二年而奔走者成於衆手公

捐銀一千四十四兩除置買書院房舍及置備器皿
雜用外實存銀八百兩交與引商質庫生息以作修
脯膏火之用所有管窺各條謹列粘單一紙伏乞據
情轉詳各憲准行立案以垂永久庶不遺葑菲鑒照
微忱垂念蒯管允從所請將泉府有源源之慶芸窻

徵濟濟之祥矣計粘單一紙等情到縣據此該卑職
看得建立書院乃

盛朝之雅化也鄉中三老有力田孝弟之風邑內四
民謀膏火齋房之費假青蚨之生息供黃卷之伊唔
蜀士無文固宜爲之興起潮人少學不可無此師資
卑職謬宰中都慚居下考雖曰非其人其民受殃尤
願入其國其教可見在歲行之未稔懼爲不急之圖
乃風化之所關又惜垂成之舉謹鑄俸百金用加鼓
舞躋堂三酌以勸生徒庶幾文是豐年可作凶年之
穀詩陳衛國不比鄭國之滯然欲俯順乎人情必先

宣布乎憲德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立案施行

卷之二十二